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七十至七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嚴儀

西河集卷七十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碑記九

兩浙提督學政翰林院檢討顏君試士碑記

國家三載一論秀而三載之內必一歲一類取民間俊秀而填之學中故曩時科目有所稱秀才科者而填學之士即假以是名以為俊秀者即論秀之所自始也但從來試例

四民之子不露名籍貧者固無容自白而高貲厚稸亦並無可為物色之地以故每一試出縱令至公亦定有一二紈袴居于其間凡樹碑五達乞貴官諛文雕朱鑱素較易為力試而頌之再試再頌之今學使顏君吾不知所鑑何等其在杭已兩試計所得士兩縣三學已不減百十有餘而乃衣卉而食藿一若漆室揀火吹纖塵而揚大秦舉高貲厚稸之子而盡却之囊無一金通衢大涂不能購一石乃相與羣聚而咨嗟曰猗嗟我公欲頌何從頌乎公乎能瞢瞢乎于是一人四銖

合兩人而成一錙三人十二銖合六人而成一兩計若干人得若干兩糾工琢塊將樹之明倫之堂而屬予為文曰惟公文之足以嬗後來也予嘗考明制學使悉用監司惟兩京首善之地始以南臺長官蒞董其任監司道也而臺則以院名焉今天子以兩浙文盛改道為院使東南一區得廁之三輔之後斯已幸矣顧院使新開初但以坊局之能者充之謂中贊以上講讀以下堪荷斯職而

皇上崇文右學惟恐狃于成習即不足以大非常之典
因故為不測內而尚書副貳外而樞臺使相開府儀同
皆一時互相擢用而獨于君則侍從臣也檢校秘書與
討論國史尚將有事于草制之班記事之列而
聖眷優渥即與中臺侍郎同參其選夫
上以非常遇我即當以非常報之此時君之報
主知不啻如士子之報君然且
簡畀稠疊今茲之使學即昨歲之主文也癸酉之役君

主文兩浙實為得人因之甲戌首春即以是任當先茅之奬三載升秀與兩試課俊並舉而萃之一身是在朝所必不能已于君者而草莽在野安能以心所難已而反已之且夫士風而日下矣從來清論是非出于學校故左傳有云鄭人入學而執政善否于是乎定今則旌揚贊誦視為故事士子進身即以此為諛人之藉銘功紀德不可信矣有如此之慷慨踴躍吹滹而賦海把箪土而頌丘山此非尋常碑碣所可例也明倫堂者公

學之堂也

兩浙布政使司布政使蔣君左遷去任碑記

王者建邦辨治設諸道以領庶吏無非為斯民通上下之情是以御長率屬每建行省于諸道使上初不過飭綱紀整官方升賢舉才編織户版以統諸筦鑰之要一若居高處尊不必與民閭子婦披瀝情愫而民率呼吸歸之況兩浙為東南要區賢能財賦甲天下民之望大吏如望歲焉襄平蔣君由西江觀察開藩杭州者越五

年亦已綱舉而目張官不即于袠户口生齒已溢于圖版三年論書者已得良士歲月舉倉庾會要而任土作貢已倍他日四方軍需及一概坑冶錢幣薪奉頒賚之典俱已權衡度量各得其理而偶以庶司闕移檢校稍踈之故捲纛而去民之聞之者男廢耕耒女罷蠶績商估闤市門士子撤學損課讀百計思所以留之不得乃相率為畫像為倪屨為立祀版為謳唫哀思而終之勒石以紀其事予思蚕𧉮之俗祗趣膻附煖往往長吏遷

官則樹碑以應故事未有拂衣以行而復為之疏往昔
戴恩膏者夫虛公之言其言可信不諂之辭其辭足録
夫人而知之矣乃較君生平以行軍司馬開闢東甌會
天子威行海外舉溟渤而耕犁之復簡君為長城之寄
龍鱗馬齒井畫其地則自兹以往豈無天風之動築其
禾而起其木者況前事者後事之規也民聽者天聽之
本也夫以尚書僕射兼門下中書兩相之任推為行省
古所稱左右丞相開政事堂者縱有蹉跌進可為開府

儀同退之仍不失為大小參知之職而茍其規前事以策後効即民心以覘天意白石在前不必伸桐鄉之思下峴山之泪也吾是以應民請而樂為之記

長山心庵自置食田碑記

長山心庵者新建之庵也其義以新舊得名而住持者曰吾將以求吾心焉顧地近海塘前此山界于海潮汐抵山麓桑田萬頃在洪波中而今則延袤百里皆良園美蕩葑葦之外間產竹木故傍塘而居好善者歸之乃

住僧凡白嘗為我言開山者非他子法弟慧彰師也彰與白皆長山人且同師落染而彰長于白徒以桑門次第先入為兄故白弟視彰而實則開山大事皆彰主而白輔之乃彰本氏富白本氏金彰俗猶子有兄弟三人實捨得分地以為庵基因于康熙甲寅冬十一月彰與白同剏此庵閱今二十有四年而彰已逝矣特庵有食産皆兩人自置不仰施不經識各攄其力積銖粒而買買之播植藝穫量所入以給僧衆終歲之用皆于兩族

無與焉夫捐金布地不還所捐募錢以造像不復翦蓮片以作錢用況釋已捨姓一切身受非本姓所有豈有給孤餘地自耕自食而人猶得以覬覦之者夫茫茫滄海已為桑田而欲其遽就刧灰不得也夫心庵者心不可壞也凡白名某自置沙田如干畝沙地如干畝復有再置者列此末

重修蕭山縣儒學文廟碑記

漢制諸侯王相及郡縣長吏之官必先赴廟謁而後從

政至隋唐定例往往以春秋二仲釋奠責之州縣而惟
宋及明則又增之以朔望行香之禮是廟學之設創自
朝廷而其仰承之以延其制則實州縣所有事也第居
官遞代等之傳舍典禮十廢難于一舉況三征九賦惟
正不足必欲統會計以戒功事則秦瘠而越視之矣
國家建學垂五十年釐定典制整飭廟額而
皇上復臨雍講經親理弈羃其于崇儒右文之意可謂
備至乃郡縣學宫每易傾圮大抵殿宇崇閎成難毀易

加之官府工作輕于審辨諸凡葦銅合土脂膠朽鏝所至以一切從事故子鑄而丑三釁焉桐城姚侯蒞吾蕭有年自廟謁以迄釋奠釋菜其爲屈折盡禮者已非一日而獨于棲神之地尤壓俯仰蓋十年以來凡數修矣今遷官在即而瀕行之頃猶不無徘徊而警未雨者乃首捐月奉經營載事捐廩入而考出之稽器倚具皆有程法自殿庭兩廡以及戟門垣牆凡刻桐畫梓笵金飾木皆量其疎密以辨工濫上胝楣楹下審坪堿朱丹而

黝堊次第塗䕶一若橋增其闉而池益其潔計長功中功閲兩更朔而告成予乃于餕奠之後拜觶言曰不觀學乎學貴有補修之者所以補也學貴有繼重修者凡以為繼也顧其説尤有進者夫天下之以因循而隳吾學者豈少也哉事當可為其始未嘗不欲其急行而既而逡廵又既而以為此非吾事可俟之將來而于是退諉之情生矣向使俟當政成其視此未兩之事可姑待也且夫春秋遞嬗成功相推吾第從容焉留此成效以

俟後之繼此者夫亦孰得而非之而乃奮焉勉焉不假瞻顧而興焉夫然後知當仁之不讓與見義之必為固有在也他日任國事有如此廟矣因為記其事而復為之詞其詞曰

惟昔闕廟在魯覲右兩漢幸學別作妥侑唐改廟祀于州縣學澤宮巋然上有榱桷從此聖宇較殿陛隆几筵籩豆乃實其中特因嚴事饗薦有時銅槽瀏晥金鋪啟遲邑設學在文明門内壁水東環筆峰南峙幾千百年

勿詠茂草烏鼠既去風雨殊尠獨其嵬聳長藉修築比之藝業不殖將落我侯戾止胡然念之彼高坐者實惟吾師雖當政成早賴神祐敢廢羹牆以自貽咎乃滌范釜用飾顏廬天宇方澄地軸載舒從來頌禱矢棘翬革試觀櫩楹如萬斯翼礲碣砥硅綺欐香橑自茲泮林有梅無鴞在學言學不教而教業無推諉此是領要式瞻既往言規將來斯文無斁庶嬗勿衰

湘湖水利永禁私築勒石記 此文縣申藩臬二司敕勒石者縣復

以不便于己假他紳一文刻縣志中後改正

蕭山湘湖宋邑令楊公所開湖也公據熙寧大觀間縣民殷氏等有請築湘湖之奏而下議未決公決議成之遂開此湖用以灌九鄉田一十四萬六千八百餘畝歷南渡高孝兩朝邑令顧公諱沖者以九鄉爭水度地勢高下定諸鄉放水之則筭㙛釐酌多寡勒石縣門因有劃堤斷臂穴水欽趾之令而其後郡公淵明于嘉定之末來宰斯邑則益加疏濬凡湖傍山足尺寸皆湖所謂

以金線為界者謂山足黄土外皆湖水也自明弘治間
湖豪孫全等漸起侵佔鄉官致仕尚書文靖魏公力為
恢復而御史何公舜賓繼之不幸御史被害孝子伏闕
孝宗皇帝親遣給事李舉郎中李時大理寺曹廉同外
鎮巡官反覆審理置孫全于辟敕邑令楊公鐸勒石湖
口毋侵毋佃毋私築毋蝕水涘毋倚圩傍岸以漁以草
以栽以畜犯則重者辟輕者釘發遼東衛永遠充軍載
在實錄播諸誌傳彰彰也今康熙二十八年距向勒石

時幾一百八十餘載恪遵舊制無敢越者乃忽以秋暵湖涸湖豪孫凱臣等糾集畚鍤一麾而千人不鳴官不暴衆築堤數里自湖西至東兩山之間横跨湖面而攔截之邑令劉君據水利衙報文申請而無如阻之者之衆也夫湖職蓄洩不職行走況兩山阬塞從非五達揣其用心不過為風水計耳夫兩山墳墓下有闗沙可以動勢家巨族相助之心而實則倚圩而栽滙巖而潩正曩時侵佔所由禁也夫湖分為三其于上湖下湖不無

偏曲然且放水早晚限有時刻堤截水緩則于限刻最少者每有水未出堤而即行閘止之患然而九鄉泄泄獨澇湖蔣棫等爭先控告會郡伯李君初下車時慼于阻撓屢敕集議而卒之用予末議始敕令刻削榜杻示衆而豪黨多力抗拒官法府復據縣申之藩臬二憲司藩臬二憲司仍下之府縣刻削按律且為之永禁以勒之石夫創始之難不如守成開之者一時而爭而守之者乃在萬世第宋代敕法皆當事主之故洪武祀功尚

有楊趙顧郭之祠建于湖濱而入明以來則藉鄉官為力持故弘治賜祠特敕名德惠以祀楊魏而其後何氏父子得祔其傍今鄉人委蛇動多退諉築堤變制無一人為之爭執而一二州縣守令儻惑于豪强而動多變法此則生斯土者之一大患事也夫以宋世侵牟雖郡王之尊掊討之貴一丞尹持之而有餘而孫氏一估即極之尚書御史門生數世之恢復而猶不足今遺孽復興幾壞大事及此不戒將何底止因為布諸石而禁之

如右若其禁條則具見宋淳熙十一年嘉定六年明正統五年景泰四年弘治十三年正德十五年今

大清康熙二十八年禁罰各例載湘湖水利志中

沈氏放生池碑記

沈氏放生池在大芝巷沈氏宅前池方五百步廣長于袤其西角通他陂而平橋鎖之有長林修竹横其南當宅門之屏凡過其門者停車而觀如登濠梁焉崇禎七年沈澤民先生捨其池為放生池而曰此池非他吾母

袁宜人陪嫁產也先大夫痛宜人之早世也而思歸袁氏既而袁氏絶無可歸矣吾何忍據此傷父母心請捐為衆有以長存此池當是時先生手書放生池三字并書金光明經流水長者子一卷又請李次公為之圖畫共勒石池上且曰後之人有食此魚者如食吾肉取此值若析吾骨而不謂甫易世而不能守也沈八公者先生之季子也與客飲于池而醉而流涕客詢之而告以故客曰傷哉顧質值幾何則以十五緡錢質貴門矣客

慨然曰豈有沈八公無十五友者友各賫一緡贖之康熈三十七年重標其池曰放生池復書金光明經及圖畫為卷冊而大書十五友于其上曰胡氏曰朱氏曰鄭氏曰三王氏曰馬氏杜氏曰又胡氏曰陳氏張氏羅氏兩劉氏曰沈氏其明年將勒石垂久而請予為記予曰世之能垂久者莫如佛氏天下名山其自晉唐迄于今豈或暫易而亦有不然者夫惟其為名山也名山而城市則覬之者衆矣向者先生亦知佛法不可守而動以

孝思曰人孰無父母而世不顧也乃以輓近衰薄友朋凋喪之際而尚有人焉慷慨好義以善全此兩世之孝此在他人聞之猶逌然感興而况沈氏之子之親承其後者也然則是池也將與孝與義並存而安用守矣衆曰善遂書其說以為記

方示神應記 示音祁

古有方示今之城隍是也有土示今之土穀是也顧土示之祠遍于里民而方示則官祠之然且行省郡縣每

以上下分氏印故都會城隍較郡縣加等況吳山差峩左江右湖尤神所依憑為昭昭者乎康熙三十九年六月不雨大中丞平州張公帥諸官屬暨師巫里老登山而雩初却車自山麓既而斷腥從軍門徒步歷戊夜以至高舂吁嗟以祈之如是有日公慨然曰吾從來索雨三日而驗今如干日矣豈德日下耶抑亦索之不以誠而徒具文也乃立册書請減年以救燋灼翼日師巫大言曰為我謝軍門今年夏甲雨當爍地千里玆者鑒公

誠且降雨矣公遣官籤問降雨何日籤有天書豬犬字籤曰連年久晴漸分明所用天書自有成從此出門無阻滯相逢豬犬辨枯榮時七月二十七日越四日辛酉值八月合朔二日旁死魄壬戌犬日也晚而雨三日癸亥即豬日則大雨傾晝夜東自鄞鄮南自新安江西北訖浙所有地悉霶霈溝澮皆滿杭人讙謣頌公恩公曰此神惠也我何有乎爾乃手題大榜曰有感必應懸諸祠以旌其神云先是仁和學諸生袁樞貧士也有黃冠草衣者到門請偕之海濵耳颼颼行生

掙揣曰吾有親吾何能從君言畢棄之塘西之市閭已去家五十里矣然而口喑不能言苦之仁和令君廉其事以告公公為召生使具狀立為文據狀檄真人府切責之覆以印䕶以官簽驛之至江西取覆狀來真人不敢辭且有別牒令生賫詣城隍祠焚之生夢城隍神告曰是非妖也願軍門毋怒詰旦當以予言告軍門生如言詣轅已能言矣遂以言告公公久神其事而未敢也然杭人早知之至是索雨應杭人比户傳其事且一閧

至予門曰此實公至誠有以感之然神應不可沬是非君文不足以傳此予曰書曰至誠感神此言公誠能感神也又曰天壽平格此言公之平居有以感乎神則天必壽之不惟還其年且益其年也然而中庸曰神之格思又曰夫微之顯此不言鬼神之來格又如是顯乎吾多公之誠而併嘆夫神之應之能相與有成而不可揜也因應杭人請而書之為記時八月十九日

都轉運鹽司運使李公賜

御書記

古天子賜大臣多用彤弓盧矢圭瓚秬鬯然必先之以文命如周宣錫召虎圭瓚詩稱肇敏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弓矢尚書稱惠康是也司鹽李公由詞臣起家破例為臨江太守考清廉第一因擢兩浙江南都轉運鹽司運使以牢盆煮海積氍難治且亦以徵其廉也會天子南廵嘉其成績遂賜宸翰榜于堂予趨覲

行在急過瞻仰私謂以我公介節將必表之以清忠作
百司倡而乃
書惠愛二字塡綾榜以賜一似親民之官了無所用吾
心計者夫乃嘆
聖人之用意深而垂訓遠也夫世治亦日踈矣擊斷者
以毛舉為能而撟枉之徒又復尚農田而抑商市夫四
民皆民也自不學者為政祇以農為民而士工商不與
焉初視商政為膚膜既為贅疣以農與士校則士絀以

士工而與商校則商又絀甚至學校鹽法與親民有司分立門户一應文咨簿質各相為左右不止如漢庭鹽鐵使大夫文學剖判低昻于論議之間而公鑒其獘每揮戈而倒挽之喣咻滋養使四民同情無所畸蹠其恤商之苦甚于自恤其肌肉此何如惠愛乎嘗讀月令云行慶施惠論語云節用而愛人夫惠澤所施關于財用惜財者即愛人所由生也不觀鄭公孫僑乎鄭以小國而供强晉之歲賦所定車甲每加于魯衛六七百乘之

外而僑以節嗇而裕丘甸夫子一則曰惠人一則曰古之遺愛蓋惠愛之厚繫于理財有如是也大哉

王言其鑒于此矣康熙三十九年公礱丹于石搨諸紙而裝爲卷軸因得于重膽之次謹記之而書之卷末且以告後之繼此者

慈雲灌頂法師開堂碑記

嘗避地少林繙三藏文知釋有三學原具禪與教與律三家而近崇禪學第守臨濟一棒喝而教與律無傳人

焉考之摩騰入中國馱經以隨而八代高坐如鳩摩羅什輩皆以闡繹文字為唱導宗師即西來面壁後亦復有圭峰論學舍天龍一指而修十六觀經者然則三學之必有藉于教也審矣是以兩浙名山三宗悉備如靈隱為禪上竺為講靈芝為律類所至比比而至于慈雲舊剎則初祖大休觀公應李鄞侯相國之請以講宗為開山一代而次祖褱中空公則白傅為刺史時實延繼之蓋禪宗也洎三祖普濟覺公則律宗而為吳越國王

所師迎住此山是慈雲三祖實三宗相嬗迤邐次第而灌頂法師以三藏真印起而統承之予嘗辨儒佛異同與師相質難歷舉從來經論與吾學相離合者娓娓數萬言如燎飈之發與決河之瀉聞者皆屏息撟舌而不能前非深于三學而得有是與康熙庚戌杭州紳士請師入慈雲講堂越九年戊午順天府丞戴公請師于本寺講諸經論遂開雕師所著五教儀勢至鈔五祖記并會起信論疏記越八年乙丑應興福之請講楞伽經戊

辰赴戒壇演法華明年己巳宮詹學士邵公請師主上
竺開十期講遠方來聽者舟車不絶會
聖駕幸講堂褒之時毘盧閣告成上竺之舊燼者師為
之一新越四年壬申聖果請講報恩盂蘭盆經工部侍
郎徐公請師復還院開戒三壇他若仁社諸君請說瑜
伽皈戒西資皈戒崇壽說諸經潮音說般若經曹源說
法華蓮居說戒且著瑜伽儀施食儀疏燄口經解及萬
佛懺彌陀經註凡三藏三學圓通顯密無不周其外而

徹其裏于以為僧林佛苑之冠其繼觀空覺三祖有光矣師諱續法字伯亭別字灌頂仁和亭溪人也少習經書能文章年十九好禪忽入淨慈參豁堂和尚有悟其時兼律學進具大戒豁堂深契之既而辭去過城山聽講悵然謂一指昆侖吾習阿難教以進于如來[illegible]然也康熙五年德水大師以師性相兩通遂付衣法而師復精進更以三學研練入三藏之奧而三宗門庭統為之闢三藏者經律論三宗者戒定慧也

重興崇壽院碑記

崇壽院者唐至德中慧因法師所建院也其地在龍山之北鳳凰山之南舊名龍崗崇壽院以師曾說法于此崇無量壽佛得名而歷後唐長興石晉天福則嘗有教觀諸師繼席其間是以吳越國王特迎志通居崇壽與淨慈永明同為國師而趙宋熙寧間則道鴻通辨實為杭州僉判蘇軾迎住此山遷延至明初而法師慧炬并開大之當是時崇壽之名甲于諸方前庭海日樓歸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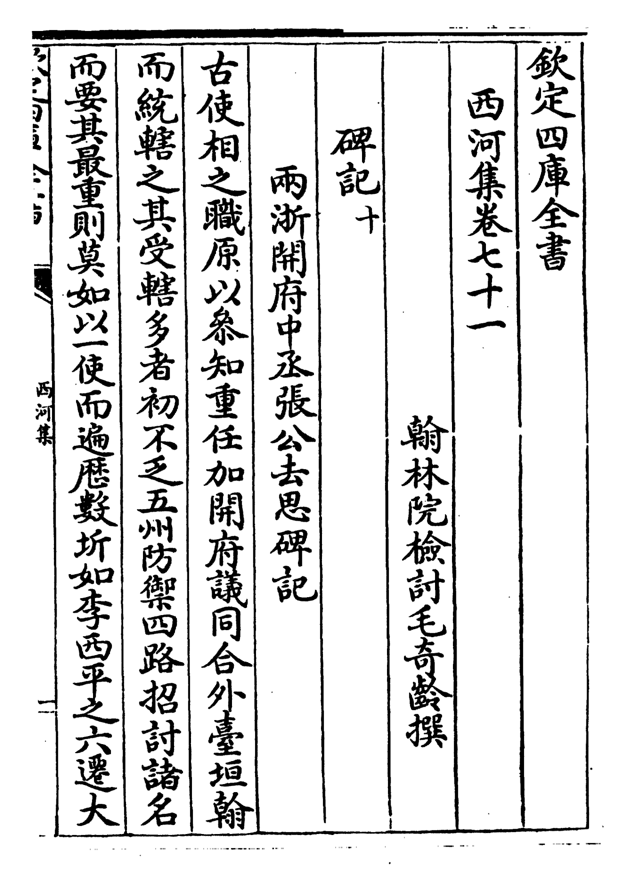
江瀆佐之以紫竹之林放光之井而山後石竇則珍珠泉出其中焉相傳泉石間三字東坡之所題也院有八景則杭州太守王興福所為詩也迨其後而蕩然矣康熙甲辰有僧照然者募其兄何氏捐貲復之俗名何庵越一十九年而旭如法師卓錫于兹請灌頂大師講般若經演盂蘭盆于其中以址隘于昔購項氏山地益之會仁社錢生迎濯公説瑜伽皈戒并溥施法食五壇遂裝金刻木煏土築基壓而社中諸君則又各施以金錢

丁丑開功章馱殿告成明年闡金剛經一期建彌勒殿重開山門雜置客堂法厨僧房而繚以藩垣工部侍郎徐公飯僧衆于院會者千人又明年復辟朱龕裝竹林三大士像重講華嚴行願品法華普門品及彌陀尊經乃以宋雍熙年賜恩開法曽改崇壽為仁壽而今合仁社諸君重興此山則崇壽仁壽可間稱焉聞之梵刹之興雖有因緣然亦惟修持克實者得以致之考古德有云祛邪皈正為治心之實識果明因為操履之實弘大

道接方來為住持之實至于親賢之實則必察古今以定可否用人之實則必合短長以均利鈍而以觀旭公受法于慈雲親仁實也傳戒于資福正心實也隱開佛說于衆中操履實也恢金乘之廢墮住持實也程材量能隨所應而各盡其義用人實也夫以丁癸之年加之東南財匱之際不事勸緣未嘗有齋板募簿傳之于人而千年舊業不三載而底于成自非躬修之克實不至此旭如超于人矣又有異者當明洪武初海潮壞堤慧

炬法師為說三皈戒咒水所滴堤隹而不壞今江門不
扃洪濤頮洞砰訇蕩山麓而每當灉公說法之日則澶
演而退其前後之一轍如此因應諸檀請而并記及之

西河集卷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西河集卷七十一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碑記十

兩浙開府中丞張公去思碑記

古使相之職原以參知重任加開府議同台外臺垣翰而統轄之其受轄多者初不乏五州防禦四路招討諸名而要其最重則莫如以一使而遍歷數圻如李西平之六遷大

鎮柳仲郢父子之九易名藩為千秋盛事葢地大者恩多而遍歷則澤廣也大中丞張公以詞翰起家更御史執法提刑觀察進為江南行省者十餘年乃以文臣領節鉞于閩海之間朞月大治天子念兩浙巖疆必藉公綏理之于三十九年之冬移鎮杭州一時十郡七十五州縣無不靡然嚮化浙東西數百萬户悉登之春臺而安于樂國

天子嘉之謂治有成效惟是西江地瘠不得鎮撫如公者不足以勝兹任因復使駐節南昌以其倚公之功徼

公之德可謂深至而不謂民情之未諒也夫下之從上原無向背祇以遠近為親疎故曩時方州分牧但以梁州遷漢陽而兩地爭之魏民之留伯長者願其在秦即不願其在晉雖

天閽萬里未能呼叩顧其為何武之去思謝公之遺愛則固所優也乃十郡父老咸礱板琢石號呼集軍門願有所以紀公者而公辭之謂我何功德而煩紀為曰不然今夫父母之于子也鞠鬻焉顧復焉雖欲報而罔極

焉而茍其頌之者必枚舉而件計之曰某時一衣某日一食是滄海而涓涘之也且夫皇天后土朝夕履戴未嘗有朝露之可稱春風之可誦也又未嘗有土膏之思地澤之感也然而履戴如是矣況乎公務克己不期衙外其絶苞苴却簠簋呵流飲氷而人不必知也其朝而輟沐夕而廢寢日孳孳勤政而人或未之覺也然而民安于甽估安于市吏端而儒良農錢漕粟既斥其羸餘而防兵闋隷又別無攔索横征之害以致貪墨解綬驅

獪絶而姦民散待化之速何其神也他不具論即以捍
患一節言之浙潮之頫洞其來舊矣今且江門不扃集
浩汗之水而奔之城臺之坳撞闉擣匽將曩時華功曹
所築數千年之塘一旦傾毀欲盡而公力揩之月費斗
金剖肌肉所有運薪轉石闕即補而圮即築不費官錢
不藉民力不設立護堤一軍捍江一使而期年之間安
全無恙誰之力也然則公之不言而躬行均視此矣
聖天子鑒公之勞將欲播公功而大公績必使天南鉅

省皆遍歷之而後已是豈無贍言而遽出于此故曰與人之誦而太常之紀因之勿謂峴山一石為無所憑也公諱志棟號青樵山東濰縣人康熙癸丑進士由庶吉士授監察御史巡視兩淮分守冀寧道遷福建按察司使江南江蘇布政司使進福建巡撫移任為今官

客堂冬夜說經記

康熙丁丑卧病杭州之客堂適日將南至長夜如歲每升牀苦魂夢易醒撐兩目達旦侍者謂昏時略飲酒邀

客語數頃入更而瞑或可幾一覺會兒子遠宗兄子文
輝下第從京師還而文輝子詩以十歲通經適過江在
坐因呼詩前使說經予曰髙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何以言之曰以追蠡何謂也曰謂夫禹之聲其鐘懸之
追有若蠡也用之者多也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何謂
也曰涂軌淺而門軌深非門馬獨多力也用之者久也
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夫涂軌之淺馬力少也門軌之
獨深者馬力多也夫以三門而合九軌之馬以為力則

真兼人之撞莛矣故同在一日之間而九軌行一門軌三之九軌行三門軌九之文王得其十一禹得其十九誰謂禹之聲不足尚文王聲乎夫以禹時而較之文時相距者越八百年其亦久暫之極致矣而乃舉一同時而同行者為之比儗然且曰用之者久夫門軌則何以得久也夫匠人營國方為三門即為九涂城門之軌與經涂之軌未有一日有先後也即行車之頃國馬繕闑公馬給賦兩馬行涂畢即行城門其相接受轍又未嘗

頃刻有參錯也而一深如此一淺如彼高子之言得此倍顯儒者可謂不善說經矣遠宗文輝各訝然曰有是哉夫子之于經也儒者曰有說而曰夢夢也遠宗曰詳二語孟子第解追蠡非考擊所致猶之城門之軌非馬力所造使徐悟年深積久之意並未比及九軌較用多少畧一比及則門軌用多九軌用少高子之言得矣予曰雖然經第示以意而不明言其久與暫也儒說雖不善抑亦經本非切喻也古人示學有宛諷有罕譬罕譬者切喻也經言第宛諷而吾輩切喻以明之可乎皆曰善少頃遠宗曰舊穀先腐舂抌

之多與又頌之文輝曰夙霤早泐滴瀝之倍與既而予曰故井易竭綆缶之奢與時已入更後因命孫詩合書之次日遠宗臚其說遂為之記

重造餘姚縣學文昌樓碑記

隋志以文昌天府為選舉之所自出故凡科目家多祀文昌而特是幽禜所享端必假重欄複屋俾幽也而致于顯況魁南第四尤為文命所昭融者乎吾姚學宫在縣治東偏曩時巽方原有文昌一樓趋于宫牆以為故

城畀隘是必翹然拔起足以標文巒之秀然後新城在前無所壅蔽而惜乎址之跼而瀕乎圯也今韓君邵君輩擬擴故壂架以重樓而祠司命于其巔使文光四射曠遠無礙凡都講以下同隸學籍者各自捐膏火之資以共成煳烈豈非勝事或謂文昌宮星未列祀典且非頖宮官祭所必及然而周禮以槱燎祀司中司命而王制祭法皆以司命為五祀之一夫五祀則士大夫所有事也不讀九歌乎登九天兮為民正夫欲藉登進以啟

崇隆而不于司命九天之登加之意焉非所聞矣因于
落成之際書其事而記諸石
行在　東朝並賜
御書　睿筆記
康熙四十二年
上南狩至浙駐蹕杭州予以在籍鄉官隨制撫諸臣候
安于
行在朝門謬蒙

至尊垂問曲賜慰勞兼
敕予與侍講學士徐倬
誥封侍讀學士陳之闇三人年老令起立奏對予謝不
敢升
命在傍同館官掖予以起是日諸當事并在籍臣求
御書者競開一摺子啟奏予獨無有
上遣侍衛出諭毛奇齡應一體
賜書着伺候既而至日昃各退

朝去未領也明起趨候侍衛先捧
御書一道呼奇齡拜賜訖然後齊出昨所開摺子諸有
名者
御書十餘道一一頒賚會 皇太子隨
行在東禁亦 召徐倬陳之闇并予三人入慰問良久
且不令行禮各賜 睿筆一道屏聯二條拜捧趨出此
則專 賚予三人凡內外大小臣工俱不及者夫
御書 睿筆人世罕有奇齡何幸以衰老之年得遭逢

聖明濫承異數此固應賓之世世瞻仰無斁不待言矣特是予別有感者生平以避人流離道路遇晴霽則喜湁翳則戚至暮年衰落日近陰霾則望晴尤甚故乍歸田時自號初晴既而曰嗟乎予晚矣更之曰晚晴凡碑版屏幛書冊箋牘應署名處往往以二晴雜署其閒然而世人知之

皇上與　東朝未知之也今展讀

宸翰為初夏登樓所製中有處處晴花風拂起句既已

有初晴二字而　東朝對聯則儼曰晴香邀步澗花發

晩影逼簾溪鳥迴公然以晩晴二字題之聯端一似筆

下有神隱鑒乎臣衷之所顧望而

一聖　一睿其賜字所及偏能于無意之中暗相脗合

此豈偶然之乎契也哉然則予之大病不死得茍延以

見晴光天錫之矣因拜手稽首而謹紀

殊恩以垂不朽翰林院檢討臣毛奇齡恭記

新建黄山雲谷寺蘗菴和尚塔院碑記

蘗菴和尚塔院者前朝熊魚山先生埋骨所也先生名開元湖廣人中天啓五年進士由知縣行取考授吏科給事中以疏劾權相罷官歸九年崇禎壬午詔求直言敢諫者起先生官改行人司司副召對中左門重以劾權相下錦衣獄杖午門一百不死因于次年之八月謫戍杭州當是時賊騎入都門先生甫至戍所而國已亡遂北向號哭竄之匡山之東林寺聞其已爲僧而未審也越數年相傳西南有僭號者待先生以都察院左都

御史而先生辭去走之阿迷提塘官掛號忽于某月日叩倫沅軍門有僧熊開元行脚從阿迷歸報以聞于是湖人藉藉稱先生已落髮歸其鄉住祝融峰云既而蘇州靈巖山有作務頭陀苦行備極楚毒自順治癸巳至康熙癸卯凡歷十穀熟而中忽有省三峰繼公者勘驗之遂伐鼓告衆授以衣盂即先生也或曰先生為僧本有託而逃非其實或曰先生性誠篤每為一事必務究根柢不肯姑試故其進倍速若此者吾不得而知也乃

先生既開法以素行頗苦自號蘗菴蘗菴居吳中曾受
丞相源雲谷監院之請住之三年吳中屢邀之不忍去
且令築石函其地指之曰蘗菴埋此足矣已而卒于吳
歸骨于三峰之左山而黄山學人爭之謂師有成命安
得悔且石函具在也虛此何故移詞至吳中吳中人無
以應先是師居黄山時金太史子駿師友也有女道超
以童身來學已得法去至是挺身前窒具資糧跋踄數
千里以航以車迎舍利來歸藏于舊所築石函而碣其

前已廿四年矣康熙己卯平陽鐵夫大師從焦孝然山來建旛茲剎見蘗師塔而咨嗟謂石幢巋然露立烟雲間不棟不茆急顧監院等吉等慧正悅正受謀所以覆蓋之而逡巡未果越明年鐵師乃發願旋為開工相木石所須琢于山而陶于壑植屋三間中蓋所藏而養師像于左楹并聚生平所遺箋奏語錄合罌瓢錫杖而雜實其中面懸琉璃燈晝夜燋灼舊所稱光明幢者設司香行者執司之肇其事于辛巳春至壬午之冬始落成

而謁予以文予惟蘗師為三峰法孫鐵師為平陽喆嗣要之皆天童第四輩也其相接住持互為輝映雖先後而實伯仲然且道法隆崧各出其鱗爪為斯山建開大之業一燈遞照可謂難遘獨是予修明史時深痛蘗師與萊陽姜貞毅公同忤權相且同杖同戍而一戍宣州一戍杭州貞毅葬宣州敬亭而予居杭州不能奪蘗師之骨而葬之杭州之吳山雖予輩之弱然亦地靈之有幸有不幸不可强也乃蘗師言事捐軀殉國在前朝壬

午而迄于癸未而逮今而塔院之成仍在此年是雖忘情如予者猶不能不相顧興懷而況山川陵谷轉眼變易即此六十年閒而前為魚山後為蘗菴此中所藏其為宰官與僧伽溢乎其未有分也然則歸然雲谷何異杭州蘗師有靈抑亦可以自慰矣時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五月日蕭山毛某謹拜手記

西河集卷七十一

西河集卷七十二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碑記一十

浙江三郡望

幸圖記

古者天子巡守每一歲而周行四岳于以朝諸侯而考制度凡班圭輯瑞明禮飭法皆在是焉以為建方弼服

多所分畫非藉是以振攝之則無以綜事權昭大統也

今則天下一家車書會同三載一肆覲協律準量審權

謹度並無參互于其際而

聖天子復勵精圖治萬幾躬親周知吏治之賢否如燭照

數計凡一黜一陟必有明斷其所巡幸不過省方問俗因

之以慰勞疾苦原不必周行四岳一歲畢徧即或彼或此惟

其所指而乃東行西怨南征北盼山陬海澨無不願見

屬車之塵坱以為祓濯民之望

君如望歲焉嘗考周官底治軼不忘勞往往以戎兵之
詰撫視九有若所云陟禹之跡方行天下者我
皇上恢疆闢土南開葉榆東擴溟渤合日出日入之所
而歸我版籍皆願以新藩之土仰邀怙冒曩者彭島初
收高華竄跡
鑾輿東狩登苗山而望蓬海凡兵行之所咸駢首引領
惟恐攝提所指不至其地近則西羌屬國偶弄戈甲
七校親發絶大幕以北犁其庭而罄掃之勒銘于伊吾

望鄉之間夫然後罕東哈密以次簞迎而三秦且棒踝焉令三苗乍服洞庭再靖凡馬王魚復諸鄉軍民宣慰皆與之更治因之荆門以南夜郎以北旋有山海諧諧徯我

后來之謡播于民間甚盛事也然而望幸者從此起矣考之帝告東封不辭里禾虞廷四廵僅班執玉即禹征有苗東廵會稽自治水之外復循其轍跡而徧行寰寓夏書所云東漸西被朔南曁訖者是也

然亦未嘗有捐珠賚布記于史氏及讀孟子則夏后遺諺公然以耕斂補助為世法則所云不游不休何豫何助者然後知古王出游不乏恩澤而記事者或失之也我

皇上車駕所屆勞民疾苦觀風俗厚薄相寒燠以較豐儉歸市不止耕芸不變父老扶杖來觀者加以咻噢高年者賜粟帛在籍去職官咸復其職然且捐租之

詔屢下至于再至于三兩浙已被賚而茲復特攤額課

于四十四年正供槩賜蠲免此較之古王豫助之盛尤為優渥夫以
天子之尊加父母之親原以天下為一家以六合八荒為一圜之帟朝夕出入使老稚男婦得時時望見顔色懽忻踴躍豈非甚快亦何必有所推予始著闓澤況我
皇神聖所過之地山增高而水增深雨暘以時雞犬不為畱禾稼豐熟闤門之懋遷者較倍于昔其有恵于民

為何如者前此

駕臨東浙神魚上江門麒麟夜見于鄮山民家鳳凰山南甘露降草木如冰凌之綴于瓴日出而斂是天亦欲

我

皇之涖止以為慶矣茲者

恩詔初下兩浙七十二州縣皆歌詠載道作迎

鑾賦頌而浙東三郡父老子弟悉銜尾叩縣門拜

聖恩訖乃復出西陵渡口北望舞抃希

顧復以當乳哺因有繪為圖以傳觀者 臣 謹進曰古王以事行則謂之巡巡者事之則也令主以恩行則謂之幸幸者恩之著也巡尊而幸親巡嚴而幸寛幸可望而巡不可望今幸矣可以望矣恩之至亦望之至矣因題曰望幸圖而并為之記 臣 奇齡 誠懽誠忭稽首頓首謹記

新開吳淞閘碑記

昔周職方氏以具區為東南之浸而夏書禹治震澤先

導三江則是三吳之水雖曰具區能瀦之實則三江能下之也第三江在昔分瀉下洚爭相入海而今則東江已涸唯婁江淞江尚存古蹟然且婁之為瀏僅存一綫而吳淞自宋慶歷後堙閼者屢焉夫瀦之受水畀于習坎而江之入海亢于久閼以習坎之畀當久閼之亢則入之者如建瓴而出之者如拉釜其為震盪固不待言又況吳淞一江尤為藴常以南嘉杭以北六郡之水之所灌注而靡遺者哉今

天子御極之十年三吴水留臺使上請開吴淞故道發水衡十萬由五渡迄上海亦畚亦鍤凡七十餘里飢民之廪役以丐活者萬有千計不期月而告成其六郡圩田變爲鹵就土膏秬之趾之已有漸矣然而朝潮夕汐脅沙而奔擔水斗泥遲久易壅曩者范公文正創謀立閘設坊于江海之會板障之使濾濁而後入（板字下疑有以字）門以餞之使挾滓以並出猶且僱捺（闕一字）之夫造鐵帚之櫓是以終宋之世未嘗全閼暨入明以來夏公忠靖

開濬于前海公忠介疏瀹于後初未嘗不殫心修復而閘制未講旋啓旋塞因復建閘于上海縣北之黃龍口橫截海浦而無如海波之撞搪而易為圮也十五年秋大中丞慕公開幕斯地睹茲閘而惄焉憂之前此議葺者僉倣治河之法用柳箱斷流戽水使涸然後楗木石而為之坊計柳箱若干每一箱約費至四五十緡合計不貲而役夫戽水日需千人且為日未易限也又役在農隙時當寒沍民艱羸躬以入水而朔風吹波衝箱瀵

石窩蕩叵測公向令錢塘聞浙地多水坊匠氏先範石陸地記其甲乙而次第縋水善泅者從而理之一如陸範所置力省而功倍且耐經久會上海任令浙人敏于相事立募浙匠之能者用其法先壘而作埂横亘閘址如拾級然加板而縱覆其上則水無留行而易下而又楗木于埂末使免塌瀉然後樹三門而梁之廣左右護堤束水就道令不得汎具牒申約悉照規畫以從事始乙卯之臘迄丙辰陽月工竣民不知役帑不知費胥吏

不按籍而派夫里工估不踰疆而運薪石三吳平土得籍耕耨六州黎庶並被沾溉于是此郡人士請勒石以記其事夫本

國家之咸和播民見士于以急公而奉令不可謂非諸有司之力獨是疆域大事難于倡始既已計工按法扼持其要而迄于潰成猶且度支委輸必上省

國課下惜民力使晝夜經畫期于百全而後已其灑澹鴻功于以慰

聖天子南顧之勞與夫三吳數千里經久之計較之文正忠靖諸前烈又豈有媿夫以宋元明迄今或行或止歷數世而必不能興復者而一旦徐起而興之其亦偉矣後有興者庶亦有鑒于斯文

重脩蕭山縣學碑記

古興作必書春秋二百餘年間凡城郭宮廟門臺廐囿其或興或作無不歷書之于冊而獨不及于學校然且子衿一詩刺學校之廢以為膠庠不修學者所恥則是

立學之重等于立國原不必以類書冊而一當有間則必飭化以苴之葢作之有藉于修也明矣是以唐宋之記學記立學也以其時里塾未定廟饗未合夫固有倡之者也今此之記學則記修學也以成廟而合成學但修之而事已畢也顧作易而修難作簡而修賾作在一日而修之者在百年古云力學貴自修豈虚語與邑之脩學在二十年前其時縣侯姚君以記文屬予貽書京師而予為應之今予甫還里而　文廟榱桷間有闕于

蝕齧者兩廡且瓦豁仰見星日頽之環門者如田坊圜
橋于陸已久矣完石徐先生與昌亭謝先生秉鐸于兹
力能以文教啟迪才士一時才士為都講者各發憤趨
事以材以力稽器而考度任其物而就其功闕者補之
仆者植之抑閼者疏而通之自殿而堂而廡而門而池
而祔祠凡官蹟邦賢與　聖所自出皆一一整理而各
依于法會學使按部已歲除矣故事暮冬興役不妨農
政而特以日偪短景由亥月以迄寅月謂之下功乃即

此下功末旬甫班程簿而不日告成屆二月上丁而卽可裸瓚以從事自非兩師率作諸都講咸和以協勞不至此然則是脩亦力矣第司事多人不能備載而較其尤著則吳子升金子書何子西堰王子錫晉趙子昂發來子賡虞孫子曰發家從孫端皆都講能任事者

山陽畢家溝勒石記

山陽城南五十里曰畢家溝衡漕而枝而西接高堰洪澤諸湖之水然猶之漕也漕故北南行而溝抱西湖而

北與漕合曰新漕故一溝也東受漕西受諸湖水中則沿漕堤而捍湖田雖田坊實繫之然故與漕渠相終始焉康熙四年夏恒暘之後繼以恒雨凡浹五晝夜諸水暴漲漕與湖憤溢抵諸溝而決堤而奔漕使以他故不暇視急檄山陽令朱君禹錫使治事君蓐食行傭諸庸水者臨潰堤杙之水濫不能下又杙之躬先負薪輿隸各畚諸土石戴漏踏坎砥其蕩而艮其植凡閱五晝夜築堤二一故堤一護堤也堤凡三十有九丈護差之堤

成君告衆曰爾亦知都府之所以急是者乎淮之有漕也漕之有溝也溝之有堤也雖尺土而全漕與田坊均繫之矣都府汲汲于衛漕乃不暇選擇而使予予雖不職于水庸然終以此為坊田之事故不自量其不能而急受都府之使而不之辭詩曰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吾願後之治此水者勿以事庶多推阻也衆曰善因記其言書之石

西河集卷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河集卷七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仲耀淞

西河集卷七十三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傳一 名蕭山三先生傳

明南京吏部尚書榮禄大夫謚文靖魏公傳

公名驥字仲房蕭山人也先為光之固始人五世祖文昌為宋江淮總制司制幹扈蹕臨安因家焉髙祖有聲宋承直郎常德路判官曾祖應元臨平務副使祖毅元

廣東鹽課司提舉以公貴贈正議大夫資治尹南京吏部左侍郎父希哲明承事郎上高縣知縣自文昌至毅五世皆居臨安獨希哲以蕭山俗厚洪武庚戌由臨安遷居之公其仲子也先是希哲有兄伯雅在元時為録事判官入明徵辟累官寶鈔提舉司都監今贈同毅者卒于官無嗣而希哲哀思之也希哲長子騏宜後伯雅因愛公遂舍長子騏而後公焉公生而端重嗜學九歲居生母李喪能哭踊如成人弱冠通五經初試於鄉闈

父病不徹棘回（公生七歲而伯雅死此父生父也）永樂甲申其兄騏中甲科已授翰林院庶吉士（騏以庶吉士遷刑部主事縣志失載誤）而公以次年乙酉舉于鄉丙戌會試中乙科（甲乙科皆進士科文集稱乙科進士是也是年為永樂四年府縣志以鄉舉為乙科遂稱永樂三年誤）授松江學訓導公至學以真知實踐為訓課諸生夜誦非諸生畢寢不就寢比甲夜聞誦給茶一甌丙夜又聞誦給粥一甌與諸生遇雖丙夜未嘗不冠也既而名修永樂大典甲午江右同考（縣志作典試誤）以明年滿九載諸生楊珙等詣闕請留時

仁宗監國命留三年丁酉江右同考十七年巳亥作十四年誤用吏部尚書師逵薦遷太常寺博士陛見太宗謂曰一作謂逵日誤劉履節為御史九年高皇帝方授是官勿畀之也是年隨侍皇太子北上留行在太常署事次年營建畢工始行郊壇宗廟諸大典禮並充公導駕官累賜金繒甲辰從征至揄木川會太宗上賓預議喪儀仁宗改元名公至御前諭曰久不見卿思卿朕將作弘文館必卿與楊溥共任之賜太乙金丹六錠御書封識曰

魏仲房收用其見重如此公善書法至是復遣修撰曹
曼齡賫手敕曰書澹然二字付曼齡來用東宮圖書
覆其上宣宗嗣位稍遷吏部考功員外郎宣德二年丁
未同考會試留行在吏部署考功事次年持節充副使
赴寧夏冊封慶王府安化眞寧二王并妃賜金銀綵段
表裡鞍馬裘帶貂狐等物無算不受及返道又追賜常
衣銀相鏤花銀帶鞍馬并詩三章不受受其詩復命上
以不受親王賜特殊賜白金綵段表裏光祿酒饌庚戌

同考會試越二年遷太常少卿縣志作為少卿時修永樂大典誤正統元年丙辰同考會試越二年戊午此正統三年也藏書獻徵錄皆作宣德誤召試行在吏部左侍郎孜孜以進賢退不肖為已任踰年為眞時進士有未終制來欲為考功者同官許之公毅然曰選法不可欺其親況欺上邪庚申持節充正使往代府行冊封禮其賜予不受如前時壬戌畿甸蝗奉敕廵視問民苦疾凡公所至地蝗為之息于是杜淫祀崇正典復漢漁陽循吏祠重立洪武望祭北鎮碑昌平

修狄梁公祠癸亥以老辭不允調禮部巡視如故已而請老益篤先是公在吏部時中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公卿以下皆斂輿避道公與遇于崇文門不顧振啣之（通志府志塵談言行賢奕諸錄此下有譖于上三字）衆為公危後上以問公公具實對且慷慨曰臣不才備位六卿如臣犬馬不足惜奈何朝廷上温旨慰勞至是又辭乃特改南京吏部以優視之公豫為斂具所屬郎中殷時暴亡即日往弔大暑即贈以豫所為棺已丑滿六載復以老辭弗允間命讞

獄時大旱當減刑有王剛惡逆當刑或憫其年少諶緩之公曰此婦人之仁耳天道不時正謂此也獄決而雨十三年戊辰滿九載詣闕上章乞致仕弗允遷南京吏部尚書賜五倫書五經四書孝順事實為善陰隲等書明年寇犯順公寢不去衣時率諸生條安攘策凡三上景泰元年秋寇退始以南京吏部尚書資善大夫致仕時年七十有七縣志七十三誤先是公以尚書進表大學士陳循公同考江西首取士也來謁請曰公雖位冢宰壙尊

未嘗立朝顧待之事在循輩而已公正色曰君為輔臣應為天下進賢才而乃欲私一校文主耶循大慙公為人端慎簡飭清苦自勵甞貽書戒其子完曰端重祗慎簡嘿廉勤此吾生平得力處也好别流品辨君子小人不遺餘力甞曰孟子有云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同列後進有過必面折之怨誹不恤所至崇正抑邪務持大體山川壇獲雙白兎圻内升瑞麥皆却勿奏雖羸不勝衣嘿不出言而峻望素著驕若王振亦雅重之呼為先生

贈振用帕一方振不為怪顧性鮮積物嘗奉使南察攜一僕行留貯歷年所積俸付同鄉同年子為刑曹郎者其人請封鐍公曰是何待前輩薄乎刑曹郎舍人維風編作子壻畜德錄作家僕范偽易之公揀俸疑部司所為及揀柴薪銀又然范工曰有其曹舍人嘗為此物幾是也公曰止是安足知之已而刑曹郎遷辰州守瀕行請誨公曰以君才何郡之足為特親近纖悉所當閑矣辰州佩其語而未審也暨舍人以他事露并及前事辰州感之急攜俸

來償公不受曰銀具在耳其厚如此公事兄騏如父騏
嘗以謫戍還遷泰寧諭過南京時公爲侍郎年七十一
迎騏于塗涕泗交頤然趨承恭謹時方隆冬汗浹紗幞
公遇鄉人言家事遇有官者言官事悉本樸實自歸田
後履芒戴笠布衣糲食其所日奉人或難之與野畯處
不少崖異是時杭州太僕卿王榮布政司夏時輩倡恩
榮會郡守胡濬亦與焉公先瑩在杭將伺公渡江埽瑩
邀以入會伺之不得以公行無輿從也公詣闕歸嘗乘

小舟阨于要津其子稍設儀仗公見命撤去曰豈藉是乎嘗過杭野服舁籃遇餞唐主簿于朝天門急不及避簿遣隷追訶之公曰蕭山魏驥者也簿曰蕭山會稽何耶公曰蕭山致仕魏驥者也簿惶懼不知所為匍匐請責公急為引咎扶之去天順八年甲申正月憲宗嗣位（是年未改元故碑誌皆稱天順甲申而筌宰紀要藏書諸書俱稱裕陵復位誤矣若先德錄竟稱成化元年亦誤）詔進階一品榮禄大夫仍令有司給食米羊酒綵段如數成化七年辛卯監察御史梁昉上言曰臣先任浙

江紹興府蕭山縣知縣有本縣致仕南京吏部尚書臣魏驥歸老居里與里人稠處帥子孫耕且讀務本及民閒旱澇剔心區畫增堤淘湖弭辟鄉患如或作始談其身創於凡所行動合禮法為縠為矩嘗說理學以勗後景知務正經雖在家閒有補宇治原其在任之時如訓導四考成材有祭酒陳詢編修楊珙等考試五科取人有學士陳循劉定之周敘尚書何文淵祭酒蕭鎡翰林尹鳳岐等兩入太常祀事備飭再任吏部銓選公平其餘事

蹟悉載朝史年過七十凡五乞休仕經五廷無一有害竊惟本官生平學行醇篤心術正大且暗于世事轑即暸明也于國體臣在蕭山之時以為師法即令致仕二十餘年見年九十八歲四方仰德有如卿雲誤作鄉靈改正百年化育滋此人瑞臣讀前史有以歸老賜祿畢身者有尊養三老五更者有安車蒲輪召者有賜延年杖封公爵者上齒德也本官齒德有餘爵亦不纖以曾孟語可稱達尊洪惟聖朝垂憲如蒙乞敕該部損益前代故事奏請

施行或下安車之召諮以治道或遣存問之使慰其養躬此盛事也奉旨禮部會多官議皆言自洪武以來終今猶言反今也臣居重任德望遐壽如臣驥者實所罕有惟是期年難以召致殊恩自上未敢擅材八月戊辰上御奉天門召尚書鄒幹右侍郎劉吉雷復等曰尚書魏驥壽及百齡兼有德望朕深嘉悅其寫敕遣行人存問并賜賚如數九月丁丑遣行人張和存問敕曰卿以醇篤之資正大之學歷仕累朝官登八座歸安田里壽屆百

齡進退從容體履康裕緬惟風采嘉嘆不忘特遣行人存問幷賜羊酒仍令所司月給米三石贍之終身卿宜倍加調攝益隆壽祉佇聞讜論得慰殷思卿其體朕至懷敕甫臨淛公以是月己丑卒于里第是年為成化七年辛卯獻徵錄作八年誤時年九十有八公少過相者凡三過既而相者褰簾曰為我語向來人勿需相也貴與壽無度矣詰之曰吾見其屢來屐不改跡坐不移袵以是知之及將卒齒髮不變如嘗時先卒五日悉揀親朋所請卷軸題識酧

答預書囑其子辭朝野祭葬㖗禭賻贈先一日夜有大星隕于其隣王文政家質明盥漱就枕逮午有紅光熊熊自寢闥出衆驚為延燎也就視無驗旣逝復起坐舉手加額若答謝狀連言曰無以報朝廷或曰此預為存問謝云邑人聞訃皆哭他郡縣知不知皆為嗟嘆松江人士為位而哭有赴義者學士錢溥合舊門下士及庠序師生咨諸當路如胡安定故事以少牢祀公于學宮明年正月上聞悼惜遣官諭祭二埏并賜營葬旣而其

子鴻臚寺序班完以公遺言詣闕請辭營塟并乞以有司所存工價銀一千七百兩轉濟饑民上憮然曰老臣清德乃爾邪死尚然乎許之是年蕭山縣知縣李鞏請謚賜謚文靖又明年縣民沈安等一千五百四十人奏曰有已故鄉官致仕吏部尚書臣驥歸農建績千百為民邑地瀕海苦于傾潔上流易蕩下游易槁蕩則堰闕槁即瀦㴑宋令楊時創有遺制以蓄以洩既而浸湮本官力尋舊蹤著書勸導清復侵占身為恣椒其所奏攻

有西江塘北海塘湘湖塘徐家閘螺山閘石巖閘股堰大堰畢公堰麻溪瓜瀝諸處皆設法提敝昭著永遠湖利以沛江患可捍祠稱原有開湖築塘二事今縣志府志僅指修湖又以修湘湖為防水患誤以茲旱澇皆能有備前此壬申年大雨霪霖圩岸潰倒水如奔馬人將愁魚本官身共畚土家供楗竹至丁丑年亦然今藉臨命遺言辭免營葬匄其工價以救大殺生唧巨澤死溉其漏不有享祭何以報德乞請降敕賜祠與宋縣令楊時久久合祀可之敕合祀德惠祠公

長于詩文四方求購者不絶于路山刋木刻幾徧天下且好談理學所著有南齋集素履集理學正義水利切要諸書公初號梅居又號南齋其不由翰林而得謚文崇理學也後孫尚書貞出鎮兩浙取君奭平格之義尊稱之曰平齋先生何靜子曰文集稱門人何御史為之孫作記毛甡曰予甞謁公像見公和以熙詘然如不勝衣及讀史載至為少宰時慷慨殿前不避權倖一何壯也王元美疑墓誌不載其事且謂振雅重公當或無譖公理不

知振之重公者憚公嚴耳彼豈嘗有愛于公耶且公召見即請老先幾自危而時亦遂以公請初調祠部繼出留都名為優禮實以踈之業文莊為誌偶舉大略不務摭實而論者遂以是為齟齬誤矣嘗搜公家乘得商文毅所為神道碑葉文莊誌銘王文端姚文敏所為像贊若其子寧國君記事有云詳見年譜碑誌有云禮部尚書鄒君榦所述行狀今無有也公七世孫振宗懼記載散漶終就軼落且曩時為郡縣志者皆畫于方幅記事

繆忽因遍考記載而屬予為傳若其記載之廣自通紀史料藏書吾學編法傳錄從信錄一統郡縣通志而外其一言一行彼此毫舉而不可極者名臣獻徵大事言行維風憲章筌宰畜德先進古穰塵談紀錄治世諸書叢叢也嗚呼盛矣

何孝子傳

孝子名兢蕭山人父舜賔成化己丑進士擢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嘗理畿甸渠道與權有力忤謫戍廣西慶

遠衛遵赦還里邑有湘湖宋縣令楊時為溉田作也歲久浸湮前此魏文靖驥已經擴復而豪家不法仍肆牟食舜賓故文靖門下士也至是慨然曰吾不能治渠吾當治湖遂發湖民私占者揭縣具奏當塗鄒魯以御史謫宰蕭山弘治九年從寧羌衛經歷遷此湖民憾者爭賂魯謀變其事舜賓語侵魯魯恨誣以盜署事官印妄奏不經由署事官且身絓戍逃無遇赦牒冒濫冠帶應押解原衛廉理古今孝子集作舜賓長子棘忤逆以赦文盜與魯揭下所司治所司不可魯念

舜賓終害已且宿驕悍惡舜賓敢杖杖紀錄彙編載魯自號蕭然逐客堂改牧民堂為寄豸堂舜賓譏之成仇又詗舜賓陰具實封將入奏會舜賓門下士憂居訓導童君顯章知魯陰事魯陷以他罪有掘冢佔倉等論絞獄上憲司疑之更下府覆驗道舜賓家魯嗾解人押顯章過舜賓實錄作顯章入謀誤今據招詞改正隨遣里老皁隸崩捕等五百餘人尾而泄執器圍其家曰舜賓篡取重囚毀門而入剽所具實封并成化二十三年原給敕牒及緣例冠帶憑照縛舜賓顯章去各箠以八人每箠五為一人

下顯章獄立為文解舜賓原衛廉理不俟詳覆拳械舜賓狼狽督薊捕任覯等十一人執器押就道魯必欲置之死續遣田敏胡紀等十三人諭意追之三衢屏去服食驅侵之過玉山屏舟押之步至餘干宿昌國寺反禿袖蒙面氣絶乃故為白官相視榻置而歸一作厝上荒坪魯抑其子棘歸載此弘治十一年戊午七月日也先是舜賓就道時魯捕其家人者四出孝子方患癰力疾負母朱提其妻虞入夜伏莽中凡三夜達其女兄夫福建僉事縣長山

富玹家既而捕者危及之孝子仰天者再念其父為御史時有同年友嘗熟王昂為南京刑曹郎相親重嘗于廣坐中指語人曰吾生平交滿天下所可託妻孥寄死生者吾元勲一人而已元勲昂字也至是已為廣東布政司叅政歸里孝子念父語以手搤臂曰吾可投止者其是乎由龕山渡江凡五日達王昂家諸志傳皆稱餘千亾問後孝子奔吴此據墓誌改正方是時孝子思安置母妻跳身扞父及餘干問至孝子乃擗踊頓絶昂號泣而讓之曰競爾即死如

狗豕耳誰為汝復讐者邪孝子甦旣而孝子跽辭曰請歸復讐咼曰孺子何言之易也方翼虎而思批其爪大難且爾非其人也居久之察孝子鷙可用孝子晝侍母坦坦夜閉一室繞床周遭行枕匏㲉蘆雖就寢未嘗寐第寐從外呼之未嘗不應如是者數月一日孝子曰如競者斯可以報讐矣乎咼曰殆可也顧有母在爾兄懦存亡未可知壁中婦雖有娠尚未分也念誰為何氏後者且聖天子方在上庸詎無國法乎待之旣而魯遷山

西按察司僉事昺乃曰可矣顧孝子曰交友之讐視從父昆弟吾當執兵以從爾顧爾能不煩吾行也餞于庭豫為圜緋骰投之得六緋遂行弘治十二年四月二日魯既已禪印詣省取憑藩輿而西孝子先一日歸匿族父何寧家假族父命召故人親暱飲之酒酒行謂曰魯酒將行而御史獨飲恨未泄邦植孝子字縣志作直誤流落報酬無所奈何皆曰豈無共酬之者乎因相顧泣再行又曰酒至則令行脫邦植在必欲甘心此魯酒將誰應之皆

曰有令而為之應誰辭三行主者出席跪衆皆跪遍釂以觴既坐又曰事急矣吾與諸公決脫邦植果在云何曰在即從之孝子躍出叩頭曰競在也于是除二室請曰願從者左否者右幸勿歸皆左至是魯出伏道傍園在盛家港陳習園內導盡將過輿孝子手鐵尺直前衆二十人白衣手杖皆前騶從分散馳掀魯仆輿羸之杖一齊下呼號震天地矐其目劓其鬚髮相更溺之取食樏盛溲灌中偃筴登舟孝子扳佩刀呼曰殺吾父者賊耶斫其左

股衆止之抵渡用鹹水濯其血孝子與魯並項鏁頸令
族父何澤二負黄袱赴闕訟寃度出關鼓鳴控按察司
時鎮守司設監中監巡按御史及布政分守諸司咸聞
變眙愕不知所為而按察司判狀發分巡僉事蕭翀簡
閱翀故黨魯至是乃刑孝子令其誣服孝子不堪蹶起
大言曰必欲殺競競固非畏死者也顧人孰無父母耶
且競既已訟于朝恐非爾所得擅殺者噬臂肉擲案上
魯引手摩案若將厭肉孝子乃大呼含血噀翀面一堂

皆驚衶亦拂拭動容顧念魯已盲廢絶助者望而孝子
氣直不可詘乃視魯曰是肉非爾所能食矣遽起于是
鎮監御史各委司道等會質孝子與魯各執詞不相下
審者不得決獨布政司楊峻一作岐慨然具由略曰伏讀
律例部民毆本屬長官杖且徒傷而後流折傷而後絞
若毆非本管則三品以上傷者徒折傷而後絞其五品
以上減二等矣今鄒魯久禪印何競之毆乃遲之給憑
之際此非本管也且魯聞遷後競毋及競各出籲詞籲

守巡所特未理耳則兩造而已此非平人毆五品以上官也所爭者施讐之由耳時鎮巡以下聞者憮動然終忌之日參論齗齗不已而何澤二訟闕下者實錄作魯適去孝子走闕下訟冤今據奏疏改正遣郎中李時給事中李舉會巡按治之審者既各持兩端而胡紀等亦私念罪重隱其實乃擬魯故屏人服食至死競部民毆本屬長官篤疾俱絞孝子不伏其母朱赴鼓院撾鼓復命大理寺寺正曹廉會巡按覆治廉曰爾奈何毆縣官孝子曰競知父讐不知

縣官況去任者也但恨毆之勿殺之耳相傳有奈何毆縣官曰印不在手奈何毆僉事曰憑不在手諸語以記載不詳不敢入言畢涕淚俱下廉爲之惻然乃曰獨念致死無所從音蹤義同又如字由也如何遣杭州前衛指揮僉事同本縣知縣就楬櫝驗孝子故疑櫝有詐將易棺已具斂具至是啟櫝孝子號呼嚙指血瀝骨驗其眞觀者皆哭然後耤仵易衣斂報傷而解人任觀慷慨撿實具言其狀且出舜賓臨命所付血書若干字于是衆皆伏左驗無異乃改擬魯造意謀殺人斬競毆傷

五品以上官加凡人二等徒三年田敏胡紀絞其助魯為惡及競親黨當充軍者十人擺站六人贖徒杖及枷號五十人餘所逮二百餘人准徒贖杖有差獄上上令法司議刑部尚書閔珪等議魯罪當獨競宜倣唐孝子梁悅例充軍實録作宜坐聚衆持兇器傷人徒以上例其前審官舉時等審勘不詳各罰俸准擬于是辟魯戍孝子福建福寧衞或曰凡孝子所為一稟王昂如素定者正德改元赦歸又九年甲戌卒孝子自復讐至是凡十六年服衰終其身

先是舉時出勘時已改正湘湖奏請勒石其略曰湘湖八十餘里宋令楊文靖草建瀦水勒有舊石本朝成化中魏公致仕加意恢復著有成書令鄉官何舜賓重爲廓清原于弘治八年白縣上聞已遣布政司分守叅政勘驗明實清出湖民孫全等侵占田一千三百二十七坵堰池九十六口地二十六片瓦窑房屋無筭因委本府經歷到縣追理并設耆民等八名專一譏攝而挾持汚貨未之匡改今幸藉明命一復其舊棄害就利前緒

有績但當預監夙昔杜之後來其命知縣楊鐸據案勒石嗣後遂無有敢占者後張尚書復清占但力較易耳張即御史門下士毛甡曰翁文曰邑之有湖創于龜山復于文靖而終以其身為廓清者御史也龜山文靖兩得祠祀而公以身殉顧不獲與一席之享人固有幸不幸與予按故實得嘉靖三十六年鄉人請名宦蘇琳及孝子鄉賢祠祀各有執結自督學使下業具覈實有提學畢知縣魏詳結而祠典未載何耶孝子事已登孝廟實錄在弘治十四年暨諸志傳通志府縣

志皆有傳府志傳係湯篤齋太守作又福寧州有復讐編戍傳而疇昔鄉人且有遺孝子并御史傳者嘗讀孝子之子世復揭詞哀其志并錄之世復字景襄邑諸生孝子避讐時生于王叅政家叅政命名所謂齊襄復九世之讐是也嘉靖二十三年世復揭曰故父何競邑諸生也故祖御史以清復湘湖水利為縣令鄒魯阸絶道路湖恢本境身沈異鄉故父力為報讐置酇重辟百年史錄已載實事三修志書均為立傳今蒙本縣重勒縣志而妄者陰肆刊落至于湘湖

之下則書曰弘治十二年邑人奏聞云云夫復祖之死
死湖也父之訟即訟湖也此湖之所以復也不潔書父
名而改曰邑人則用心刻矣且夫復讐者雖人子所不
願聞然君子立教即嘗以此為激勸亦曰獎忠臣所以
教忠矣獎孝子所以教孝矣故李唐張瑝張琇梁悅為
父報讐綱目書之魏邑人朱恭明父為烏傷長陳頵所
殺而刺殺頵子史冊不去凡以為人理所在不可泯也
彼獨無人理耶原其設心但以為迕長吏耳殊不知春

秋之義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是以楚平王君也子胥鞭其屍而後世不以為非趙師韞縣尉也元慶刃其首而先儒以為得禮若父之與魯以禮為不共之讐以律為謀故造意首論之惡況魯已去任非本管也父執其讐非推刃也豈以毆長吏而非之哉夫不忘讐仁也能報讐義也居心積慮以剸讐人之胸勇也束身歸罪而不奸擅殺之律智也一舉而四德備焉父誠君子所許者故大理評之為報讐司寇題之為孝子藉曰不然則

使伊人者身處其地將忘親以事讐乎抑猶未乎夫論
在千載書不足重不書不足輕特人子為親不容緘也
郡下牒縣學訓導楊鋭等執結故御史何舜賓㤉復湘
湖一人殺身九鄉受恵故生員何競為父報讐洒恨已
往垂名將來允合補傳無忝竹冊隆慶二年一作嘉靖三十六年
世復揭曰故祖何舜賓監察御史久入縣志屢修不俟考
刊而贓官罷閑妄以其父冒濫攙入思名臣行數方幅
有限遂刊去復祖益入伊父殊不知伊父以貪暴去官

計典昭然未可泯也若復祖為諸生時却補餼廩及登科甲兩辭坊銀其為行人則著聲蜀府曾建皇華清節亭于成都其為御史則抗節京畿復樹南臺風憲碑于白下徒以迕勳戚而致讁攖豪吏以殺身豈嘗有纖微之跡可為國法簡稽者耶是以屈平沉而楚户哀思范滂死而漢人隕涕且其所為殺身者非無利于邑人者也百室享其利而一行不使存其跡以情而言固為刻焴若夫是君者又名教所難容也父既叢訾子復貸惡

昔者狄梁公為魏州刺史人已立祠及其子景暉作魏州叅軍稍行汚虐而梁公之祠頓為人毀今其父之行葢比梁公是君之惡浮于景暉縱有故載亦應芟薙況本無是也孟子云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於此緘嘿非人子矣痛予孝之不終每顧名而思義復名具在尚其鑒之縣學公議諸生毛瑚等由化一等都里老孫寳等皆執結直其揭仍去是人傳立御史傳御史字穆之號醒庵自高祖以上五世皆仕宋有名三世祖為端平

進士四世祖宗可道可兄弟舉咸淳鄉薦登進士御史在時有家藏宋試印歷見家乘

張大司空傳

張大司空嵿字時峻俗通籍者易其字公成化癸卯膺鄉薦丁未第進士歷官南京兵曹郎恥易字也無何以艱歸弘治庚申丁中外艱日省墓墓傍有楓攀楓悲號比歸徘徊楓間不忍行因別字楓丘以志不忘或曰其所著書有楓丘子對云予初傳魏公文靖繼傳孝子考其系皆自

杭遷蕭公先世家錢唐元提領與甫徙居蕭之橫河里為蕭山人凡六世今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清及孔殷其祖父也公初知上饒縣奏績考天下第一取擢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遷本司員外郎歷遷刑部貴州司郎中考第一正德三年以外轉出守興化明年罷歸當公遷車駕時南京内守備太監故例部司進謁長跪公至揖不跪太監怒詰以故例公曰此何例也如以例則請不跪自嶺始以是為

例可乎監怒甚中一人私謂曰此故上饒令也子鎮江藩時知其人容之例内降至留都主事手録呈内守備公置不録尚書趣之公曰主事豈史胥而任録為後遂為例及為刑部郎隆平侯張佑卒無嗣爭襲賄瑾瑾囑公不聽曁公守興化瑾遣使廵省郡假以盤府貯財物遍索貨賂預致公手記饋以金顔香名一作金香公不報會興化進士戴大賓及第第三人弱冠瑾欲奪其妻妻劉傑女年譜作瑾姪女公復執不可瑾大怒遂摭隆平奪爵事罷公

職或曰初公上考得外轉皆瑾為之庚午瑾伏誅起公守南雄既遷江西右叅政時逆濠張甚聞公名預遣其黨王泰郭宇私要之使附已公拒之去濠不悦出公領饒州兵事以饒冦方横故紏公公請之鎮撫親統官軍勦獲萬年賊首王重七上猶賊首龔福全等散其衆旬日復鎮撫鎮撫奇之會左布政使以述職赴都撫命公署布政使事是年冬司災濠乗間劾公且賂權豎錢寧張雄謀罷之大學士費宏素賢公執不可處以過誤勿

問甲戌考第一遂遷本司右布政使遣使旌異賜綵段羊酒破例彰其尤自開國以來所未行者時左布政使鄭岳以不附濠誣受賕責冠羃候别署寮屬過者莫敢視公至入叙故及三堂會勘公白其誣得減罪濠怒授以意使公去公初求去既而曰此地陸沈久矣錚錚者行殆盡吾不可復去使一往淪陷乃任事益力濠脅三學生徒保已孝行諷公具勘公却之曰嶺能舉孝子不能舉孝王也此正德九年事後十三年舉孝行公已去任會遣造内用紙劄

公領其役故例督内造紙劄槽戸償料而以官價錢盡
輸之濠揀濾收裝復多尅索公親舍玉山給估辦料子
槽戸工廩如法監造得羡錢數千緡儲爲司災營建之
費濠怒密令鎮守太監黎安劾紙沓倣劣尅給自盜而
以餘沓盡入之已先具稿呈司禮監太監蕭敬敬曰張
君故彊項然中外頗廉之此勿行也且事無爲已甚者
還其奏明年轉左校尉戎信家有毋疏生象獻諸濠濠
以爲瑞其黨白全等賦詩頌之擇吉開宴諷鎮巡以下

諸司郡縣同日進賀既集公毅然曰以為瑞耶當賀于政府不當賀于王府以為妖耶省之不足何賀之有衆為悚然既又曰安禄山化猪為龍猶禍不旋踵況豕象乎且豕亥也象則十二位皆屬者也以一陰而生十二位細不驚鉅害立至矣遽止丙子開生員援例監濠令引禮丁瓚者捧金如干從甬道躧入為其内戚徐生大才援納且稱有旨公曰何旨耶瓚以故對公曰以納例而犯廳事以引禮而闌甬道可謂旨乎將叅之濠令長

史入謝過乃已然終不與例三月史作九月誤濠將踞官湖池史作賂其謀主李自實徐以語公公曰侍郎自實侍郎致仕能占王土耶此非峭所得聞也如其不然則峭無敢以官湖私侍郎理濠色變公出濠大詈曰張風囚吾固知其不足語也或曰風囚者即楓丘之變音云五月濠以故府隘欲四拓其地擬之大內將撤民居覊府居羣情洶洶公憂之直入爭曰故府有舊制必拓之非制也且江西民窮甚矣盜賊蠭起殿下身為藩主休戚與同今府

居七八重緣垣十餘里猶欲廣之撤民居一丈不足一楹而小民八口之椽廢矣此令一行男女流散殿下縱不念百姓獨不念朝廷乎且殿下即欲自大夸于諸藩又何藉此尺寸土為辭旨愷切便便不已濠屢麾之出不顧會營建災司司址王府右故例司府高比埒濠加司已倍至是增司十五尺與府略等濠知拓地必不得乃抵曰司何得與王府等必去此地司何得以高于舊事且此何制公曰以殿下為爭袤狹耳乃爭此崇庳也

耶謹受令矣趨而出遽劄司五尺而濠怒不徹陰詗公他事且鉤索營建出入之數八月公例監鄉試已入棘濠遣官校二十人破司後廨出夫人戴并童婢等列廳事盤撿帑畜得衣冠文書數竹箱無鐍鑰錢數緡日用薪米而已濠計無所施恚曰勿再言風因徒擾我心遣去之已耳公出棘乃遣承奉劉吉餽以果公啟視則棗一梨一薑一芥一公呼吉曰我知之矣是欲我早離江西界也夫臣子受命于君行止豈人所能預哉是冬入

覲吏部考第一賜宴內府位列天下方面官上朝野傾動濠大懼恐膺要擢益妨已急賂錢寧等謀置散地遂遷南京光祿寺卿明史紀事及郡縣志皆稱賂陞光祿卿誤衆議囂然有論薦者明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敕巡撫保定等處兼提督紫荊等關本年罷歸前是江彬宣府人欲挾上自誇誘狩宣府至是就宣府建鎮國府第復誘西狩所至省郡縣索金璧裘馬婦女等名曰供應公所統轄無供應張忠責之公曰故制巡幸恐無以金錢子女為饗

獻者且此間地瘠不產他物民貧不保夕婦女皆民妻室必欲供應則嶺實不職嶺請歸忠曰都府公欲歸耶歸已耳請之何有擒旨令歸明年己卯濠伏誅南京巡江都御史劉玉奏曰逆藩蓄異戕害撫司原其不臣本非一日今幸蒙顯戮則開沈理抑在所宜亟先任巡撫都御史令致仕林俊先任布政使令致仕張嶺此則抑其非分見諸行事者也先任副使令充軍胡世寧先任御史令降職范輅此則糾其不法見諸章奏者也既鑒

前節當策後用不報明年浙江巡撫都御史許光庭復疏薦之不報行狀稱以薦起誤辛巳彬寧伏誅乃起公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一切便宜從事年譜又云是年赴任又以盤榷鹽廠題准先斬後奏事例兩廣自成弘以來蠻寇飈起屢勦不靖至是益甚凡陽峒柳慶藤峽南詔諸處叢篁菁棘歷狃險阻且廣西土官田州太守岑猛累藉世緒繕器穀介驕蹇莫制從前進勦自韓雍李承勳諸督多藉犄角故益自負而公羈縻之不令借援得邀功代預

于嘉靖元年壬午密疏其惡思以漸揃滅而嚴勒將較陰別營伍盤鹽課椒以充糧儲于是設奇四出是年三月平廣西融縣賊周克亮六月平廣西上思州逆賊土官黄鏐敕遣賞銀三十兩紵絲三表裏十月進階資政大夫二年四月平福建賊江小范四江廣賊梁八尺黄萬山賴廉十月平廣東新寧賊嚴阮蔡猛三拔寨二百所斬獲二萬餘衆敕遣賞鈔萬貫紵絲三表裏三年三月平廣東賊李文積公以疾辭旨曰卿望老成總督重

任正藉委託不允所辭九月考滿廕一子入監是月召
掌南京都察院事公又以疾辭旨曰卿歷有所勞方借
南臺觀風紀耳不允公又辭旨曰老成年力未衰委任
方切留臺掌握正東南重寄顧占讜節七月仁壽宮災
公復以消異請辭旨曰咎當朕躬詎在多哲十月進南
京工部尚書明年丙戌詔賞先事疏惡功以廣西田州
逆賊土官岑猛征勦克捷及照先任總督張嶺曾于嘉
靖元年疏猛逆惡宜先事預防功亦難免兵部以聞敕

賞銀一十兩紵絲一表裏時三邊缺總制給事中管律論曰今之總制即古之大將也國家安危藩鎮得喪皆于是繫詎可藐哉臣訪得尚書張嵿孟鳳侍郎孟春都御史姚謨陳九疇此五臣者允恊斯任劄上會猛黨廣東通畨官陶鳳儀郭昇并掌南察時所黜巡江都御史譚魯都指揮陳璠内守備舍人曹顯等各以宿懟賂言者誣公輸官賍為已有糺之上素知公廉得急白然寢其薦丁亥四月公引疾力辭乞以資政大夫南京工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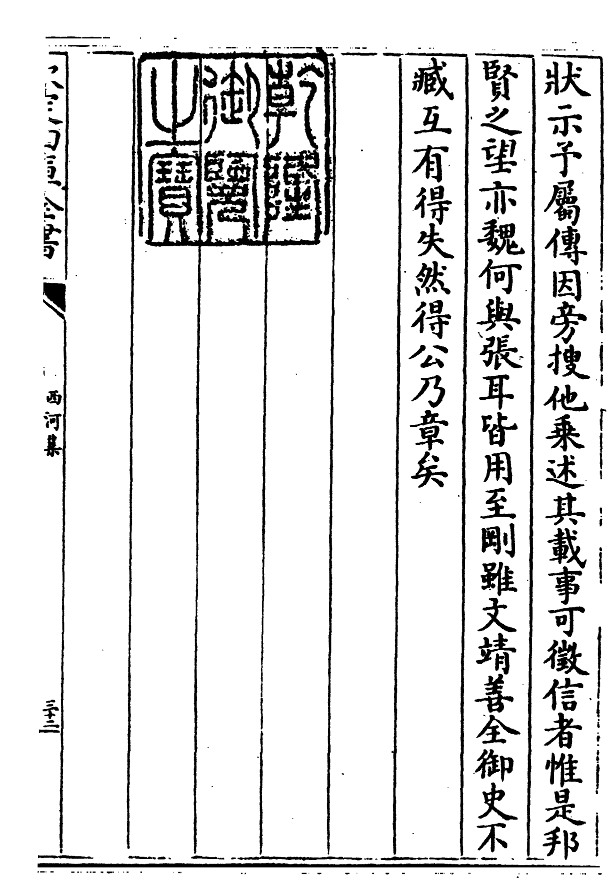
尚書致仕許之年譜作不允辭誤明年詔進一品階榮祿大夫遣有司賫綵叚羊酒問勞越二年辛卯用廷臣薦將起用正月十八日卒年七十四浙江巡撫都御史胡璉巡按御史李佶各以訃疏故大司空張嵿初聲邑長嗣表曹郎節勵藩方功成開府晚著輯寧之略時亡將相之人欲報忠良宜崇優恤奉旨吏部文選考功并兵部職方歷勘累任上考及撫督軍功賞賚與奏畢合照例行翰林院工部依級祭塟兼行浙司備物遣祭時禮部尚

書兼學士夏言題請賜謚于是遣工部主事羅餘慶營
塋事布政司叅政党以平叅議姜儀諭祭二壇或曰公
遺言曰吾得以楓丘易名字足矣其子遵公命勿復請
謚而是時行孝廟典例謚由内裁故遅久不發葢中有
沮之者云公罷與化歸饔飧不繼其夫人每食必故曰
清官食粥糜及為江西左藩時逆濠盤撿無所有公歸
語夫人曰此非清官之效乎後督兩廣有獻珠母海青
嬰珠者公取大珠三貽夫人曰所以酬粥糜也公歷任

多政蹟上饒立社倉裁浮驛清漁畝造舟梁濬瀦捍陂以防暵霖興化疏行估禁漂市鉏暴剔獘南雄罷賽祀節夫里修復庾嶺張文獻祠改郡縣兩學武宗實録載郡縣二學共一文廟故改建他所以盤鹽榷椒代民虛賦其去嶺也民送至嶺遂祠嶺人勒石學宮解元李昕為記南京開金城溝其從巡撫保定歸清復鄉民吳瓚等占佃湖田如干畝居鄉不乘輿西江塘北海塘毛山閘圯修之公師孝子之父御史御史師文靖自文靖以下師生三世相繼復湖或曰有所受

也文靖忤王振御史忤鄒魯公忤内守備太監忤瑾忤濠忤彬寧忤岑猛其剛正相似如此公有集亡初公第進士以文名簡公纂憲廟實録入奉勅往蘇松諸郡採纂政務民風人物期年復命始筮仕

贊曰公兩以開幕出督軍務而不得樞要其時為之與抑亦有所掎也千鎔之鏐歷試不折忠果正直志在霜雪公實有之顧累公功德尚靳易名豈易字有志不欲更掩其稱與公誌傳俱闕其族孫廷弼弼成各以公譜



狀示予屬傳因旁搜他乘述其載事可徵信者惟是邦賢之望亦魏何與張耳皆用至剛雖文靖善全御史不藏互有得失然得公乃章矣

西河集卷七十三